

韩国学生汉语词语习得研究^{*}

赵 杨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提要 韩国语中有大量的来自汉语的词语,这些词语在音、形、义等方面与汉语词语构成了复杂的关系,对韩国学生学习汉语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多项选择测试手段,考察韩国学生对韩汉同形同义、同形异义、异形同义、近形同义等类别的汉语词语的习得情况,发现韩汉词语之间的相似性和区分度是影响习得的主要因素。文章从一语迁移、词汇习得模式和频率效应等方面对这一结果做了解释。

关键词 韩国语 汉语 词语 习得

一 引言

韩国语中有大量的来自汉语的词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汉源词。这些词语有多个源头(朴珉喜,1999;宋之贤,2003;李得春,2005;李慈然,2007),有些来自中国古典文献,如“父母、百姓、富贵”(见于《孝经》)和“国家、文物、聪明”(见于《左传》)等;有些来自汉语借词和译词,如“葡萄、狮子、石榴”等来自西域的词语和“菩萨、罗汉、塔、地狱”等佛教词语;有些来自汉语白话文,如“对照、名单、方向、批准”等;还有一些来自日文汉字词语,如“出口、广场、取消、哲学”等。虽然韩国语中存在大量的汉源词,但是这些词语与现代汉语词语在形义上未必完全相同,有些甚至与现代汉语的对应词完全没有语义关联。韩国语中的汉源词与对应的现代汉语词语有多种联系,主要关系有以下几种(参见朴珉喜,1999;宋尚美,2001;张妍,2001;李慈然,2007;齐晓峰,2008;黄贞姬,2009;刘香兰,2009;马淑香,2009):

第一类,同形同义。这类词语在韩汉两种语言中词形相同,词义和词义范围也相同,如“文化、政治、空气、艺术”等词语。

第二类,同形异义。韩汉使用相同的词语,但表达不同的意义,两个词语的意义或有联系,或无联系。如“案件”在汉语中指诉讼和违法的事情,在韩国语中指要讨论或调查的事情。“看病”在汉语中指医生给人治病或找医生治病,在韩国语中指护理或看护病人。“客气”在汉语中是对人谦让的意思,在韩国语中指不必要的发火。“礼物”在汉语中指的是赠送的物品,在韩国语中是指结婚时新郎新娘之间的纪念品。

第三类,异形同义。韩汉用不同词语表达同样的意思,两个词语在语素上没有联系,但

^{*} 感谢《世界汉语教学》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修改建议,文中错误由笔者本人负责。

词义相同,如“旅券”(韩)与“护照”(汉)、“亲旧”(韩)与“朋友”(汉)、“宿题”(韩)与“作业”(汉)、“齿药”(韩)与“牙膏”(汉)等。与汉语词语对应的韩国语词语(“旅券、亲旧、宿题、齿药”),在现代汉语中不是约定俗成的词语。

第四类 近形同义,有共同语素。韩汉词语词形相近,有一个相同语素,两个词语的语义相同,如“卒业”(韩)与“毕业”(汉)、“日气”(韩)与“天气”(汉)、“长点”(韩)与“优点”(汉)、“产母”(韩)与“产妇”(汉)、“始作”(韩)与“开始”(汉)、“粉乳”(韩)与“奶粉”(汉)等。

第五类 近形同义,语素顺序相反。韩汉使用相同语素,但语素顺序相反,对应的两个词语表达相同语义,如“运命”(韩)与“命运”(汉)、“呼称”(韩)与“称呼”(汉)、“苦痛”(韩)与“痛苦”(汉)、“许容”(韩)与“容许”(汉)等。

上述五种关系仅是韩国语中的汉源词与汉语词语构成的众多关系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关系,如两种语言用数量不等的语素表达相同的概念,如“食醋”(韩)与“醋”(汉)、“答案纸”(韩)与“考卷”(汉)、“邮递筒”(韩)与“信箱”(汉)、“社长”(韩)与“董事长”(汉)、“刊行物”(韩)与“刊物”(汉)等。还有一种情况是韩国语中的一个词语对应汉语两个或多个词语,如韩国语的“采用”对应汉语的“录用”和“采用”,也就是说韩国语“采用”的语义范围包括了汉语的“采用”和“录用”。还有一些词语在韩国语和汉语中的感情色彩不同,如“欢乐”在韩国语中一般具贬义。

综上所述,韩国语中的汉源词与汉语词语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要穷尽分类和清晰界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些关系有交叉现象,可以归入不同类别,有些类别里还有各种不同情况,如汉语的“情人”和“作业”对应韩国语的“爱人”和“宿题”,均属异形同义类,但“爱人”也是汉语词语,只不过与韩国语中的意思不一样(在韩国语中是“情人”的意思),而“宿题”并不是现代汉语词语。此外,汉语“情人”和韩国语“爱人”也有共享语素,也可归入近形同义类。

韩国语中的汉源词与汉语词语构成的复杂关系,必然对母语为韩国语的汉语学习者产生影响。一些学者(施文志 2003;全香兰 2004、2006)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发现韩国学生在汉语词语上会出现各种偏误现象,如对汉语词语的词性不清楚、对词义把握不准确等,原因在于韩国语词语的同音干扰、同形词之间关系复杂等因素。赵仙华(2006)在对韩汉词语分类的基础上,考察了母语为韩国语的汉语学习者对每一类词语上的习得情况,发现在这些学习者的汉语中介语中,有完全正迁移、不完全正迁移、中性、不完全负迁移、完全负迁移五种情况,学习者在同形同义词语上表现最好(完全正迁移),在同形异义(词义在汉语中有但在韩国语中无,或者在韩国语中有而在汉语中无)词语上表现最差(完全负迁移)。上述研究都属于描述性研究,无法从中得出一般性结论。此外,这些研究指出了韩汉语言相似性对汉语学习的影响,但没有从第二语言习得角度做出解释。

二 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与被试

2.1 研究问题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考察音形义因素对韩国学生习得与韩国语汉源词有关的汉语词语的情况,以发现:1) 哪类词语最难习得,哪类词语最容易习得;2) 对母语为韩国语的

学习者习得汉语词语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2.2 研究方法

本文拟测试的词语有五类,即前文提到的五类,韩国语词语与对应的汉语词语的关系分别为同形同义、同形异义、异形同义和近形同义(分两种,一种有共同语素,另一种语素顺序相反),如表 1 所示。其他类别词语不在本文考察范围内。

表 1 本文测试中韩国语词语与汉语词语构成的五种关系

类别	形义关系	词例	
		汉语	韩国语
第一类	同形同义	态度	态度
第二类	同形异义	爱人(指配偶)	爱人(指情人)
第三类	异形同义	作业	宿题
第四类	近形同义(有共同语素)	到达	到着
第五类	近形同义(语素顺序相反)	命运	运命

测试采用多项选择形式,题干为单句,每个单句后有三个选项。除第一类词语外,三个选项中有一个是汉语词语,另一个是对应的韩国语词语,还有一个是干扰选项。干扰选项或是其他汉语词语,或是生造词语。第一类词语因为在韩汉两种语言中同形同义,因此三个选项中,有一个正确选项,有两个干扰选项。每一类词语的题干和选项如例(1)所示。

(1) 测试中的题干和选项

A. 第一类: 同形同义

每次我问问题,老师的_____都很友好。

A. 表情 B. 态度 C. 声音

(说明:“态度”在韩汉两种语言中同形同义。)

B. 第二类: 同形异义

他已经结婚了,怎么还有那么多_____?

A. 爱人 B. 情人 C. 同人

(说明:“爱人”在韩汉两种语言中有不同意思。)

C. 第三类: 异形同义

快考试了,这一段时间_____特别多。

A. 书问 B. 宿题 C. 作业

(说明:汉语“作业”与韩国语“宿题”同义。)

D. 第四类: 近形同义,有一个共同语素

_____北京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A. 到降 B. 到着 C. 到达

(说明:汉语“到达”与韩国语“到着”同义,两词一字之差。)

E. 第五类: 近形同义,语素顺序相反

这个机会改变了他的_____。

A. 运命 B. 命运 C. 数命

(说明:汉语“命运”与韩国语“运命”同义,两词语素顺序相反。)

本文测试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汉字版,另一个是拼音版。两个版本的题干完全相同,都使用汉字,区别在于汉字版选项使用汉字,拼音版选项使用拼音,如(2)所示。汉字版和拼音版试题排列顺序和试卷版式完全相同。

(2) 每次我问问题,老师的_____都很友好。

A. biǎoqíng B. tàidù C. shēngyīn

测试试题中的一至四类,每一类有八道题,第五类有五道题^①。除上述测试题外,笔者还编排了一些与本研究无关的试题,作为干扰项,所有试题和干扰项随机排列。测试中出现的所有汉语词语,不管是题干还是选项,除生造词语外,都是被试学过的词语。所有被试在课堂上独立完成测试,没有时间限制。所有被试都在二十分钟内完成了测试。

2.3 被试信息

被试是来自韩国一所大学汉语强化项目的39名学习者,年龄18-23岁,本族语均为韩国语,测试时已经接受了九个月的汉语强化训练,汉语属中级偏低水平。39名被试分为汉字组和拼音组,两组人数分别为19人和20人。

测试前一周,被试刚完成一次学业考试,考试分读写和听说两部分,每部分100分,总分为200分,汉字组和拼音组的平均分分别为172.84分和180.85分。对平均成绩所做的单向方差分析显示,两组被试没有显著差异($F(1, 37) = 3.689, p = 0.063$)。这意味着,他们之间可能出现的差异,源自题干形式(汉字或拼音),而不是学习者的语言水平。

三 测试结果

3.1 均值和组别比较

被试在五类词语上选择正确的汉语词语的均值见表2。

表2 被试在正确的汉语词语选项上的均值*

类别	形义关系	汉字组		拼音组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第一类	同形同义	0.86	0.10	0.91	0.11
第二类	同形异义	0.68	0.13	0.82	0.17
第三类	异形同义	0.81	0.11	0.81	0.13
第四类	近形同义(有共同语素)	0.83	0.13	0.79	0.10
第五类	近形同义(语素顺序相反)	0.55	0.21	0.60	0.23

* 选择正确的汉语词语选项的试题数量除以试题总数。

从表2看,汉字组和拼音组在第一类词语上的均值最高。这是可以预测到的,因为在这类试题中,韩汉词语同形同义,无论从一语还是从二语角度,都只能选择正确的汉语词语选项。从表2还可以发现,两组被试在第五类词语上的均值最低,标准差也最大。在其他类别的词语上,汉字组在第二类词语上的均值(0.68)明显低于第三类(0.81)和第四类(0.83),拼音组在这三类词语上的均值分别是0.82、0.81和0.79,差别很小。两组被试在正确的汉语词

① 第五类只有五道题,是因为这类词语的数量较其他类别少,学生学过的这类词语也较其他类别少。

语选项上的均值的百分比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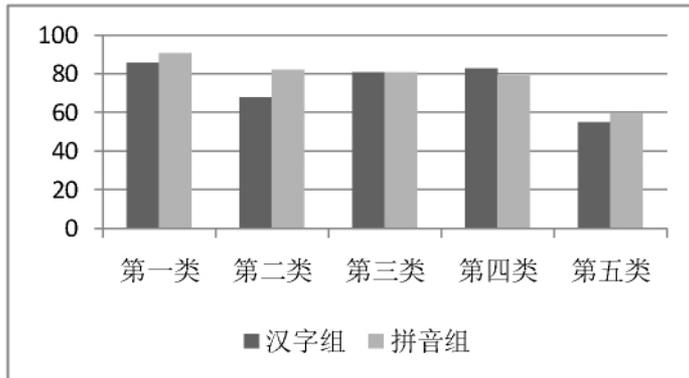


图1 被试在五类词语上选择正确的汉语词语选项的百分比

就均值所做的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汉字组和拼音组在第一类($t = -1.511, p = 0.139$)、第三类($t = -0.084, p = 0.934$)、第四类($t = 1.138, p = 0.263$)和第五类($t = -0.739, p = 0.464$)词语上没有显著差异,在第二类词语上存在显著差异($t = -2.789, p < 0.05$)。

被试在第二、三、四、五类词语上选择错误的韩国语词语选项的均值见表3,均值的百分比如图2所示。

表3 被试在韩国语词语选项上的均值^{*}

类别	形义关系	汉字组		拼音组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第二类	同形异义	0.26	0.13	0.15	0.14
第三类	异形同义	0.14	0.09	0.13	0.09
第四类	近形同义(有共同语素)	0.13	0.12	0.15	0.09
第五类	近形同义(语素顺序相反)	0.38	0.19	0.33	0.24

^{*} 选择韩国语词语选项的试题数量除以试题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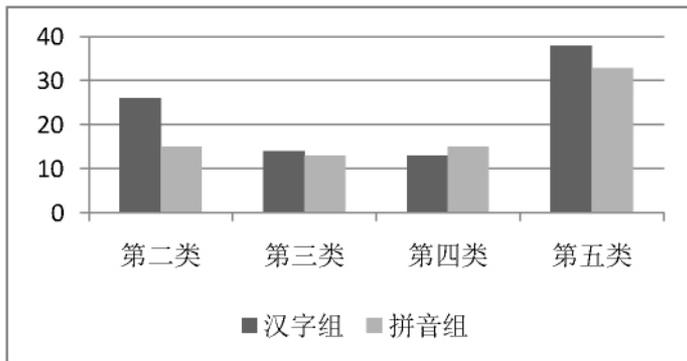


图2 被试在第二、三、四、五类词语上选择韩国语词语选项的百分比

表3和图2显示的趋势与表2和图1形成对照,两组被试在第五类词语上选择韩国语词语的比例最大,在第三类和第四类词语上区别不大,但在第二类词语上区别较大。就均值

所做的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 汉字组和拼音组在第三类($t = 0.464, p = 0.645$)、第四类($t = -0.756, p = 0.454$)和第五类($t = 0.714, p = 0.480$)词语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第二类词语上存在显著差异($t = 2.473, p < 0.05$),与被试在正确的汉语词语选项上表现出来的趋势一致。两方面的数据都说明,汉字和拼音这组变量对被试有影响,但只限于同形异义词语。

3.2 词语类别比较

为发现同一组被试对不同类别词语的判断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笔者就汉字组和拼音组在正确的汉语词语选项上的均值(见表2)做成对样本检验,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表4 汉字组在五类词语上获得均值的配对比较($df = 18$)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第五类
第一类	4.747**	1.197	0.622	6.943**
第二类		-3.627*	-3.755*	2.809*
第三类			-0.678	4.727**
第四类				5.760**

* $p < 0.05$, ** $p < 0.001$ 。

表5 拼音组在五类词语上获得均值的配对比较($df = 19$)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第五类
第一类	3.866*	2.680*	2.152*	5.680**
第二类		-0.748	-0.839	3.295*
第三类			-0.152	3.542*
第四类				3.558*

* $p < 0.05$, ** $p < 0.001$ 。

表4显示,汉字组被试在第二类词语上的均值与其他四类有显著差异,第五类词语的均值与其他类别词语也存在显著差异,第一类和第三类、第一类和第四类、第三类和第四类之间未发现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说明,韩汉同形异义词语(第二类)和韩汉词义相同但语素顺序相反词语(第五类)给学习者带来的困扰最大。由表5可知,拼音组被试在第一类词语上的均值与其他四类有显著差异,在第五类词语上的均值与其他各类也存在显著差异。第二类与第三类、第二类与第四类、第三类与第四类词语的均值没有显著差异。拼音组被试在韩汉同形同义词语上(第一类)的表现显著优于在其他类别词语上的表现,而在词义相同但语素顺序相反词语上(第五类)的均值显著低于其他类词语。

四 讨论

我们根据测试结果,试着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1)综合均值以及汉字组和拼音组的表现,韩汉同形同义词语最容易习得,词义相同但语素顺序相反的词语最难习得。2)从测试结果看,对学习者的习得汉语词语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本族语词语和目标语词语的相似性和区分度。文中五类词语的相似性和区分度如表6所示,其中“+1”表相似性,“-1”表区分度。

表 6 五类词语的相似性与区分度比较

类别	形义关系	形	义
第一类	同形同义	+1	+1
第二类	同形异义	+1	-1
第三类	异形同义	-1	+1
第四类	近形同义(有共同语素)	-0.5	+1
第五类	近形同义(语素顺序相反)	-0.25	+1

韩汉第一类词语高度一致,具有高度相似性,最容易习得;第五类词语有相似性,但区分度最小,最难习得;第二、三、四类既有相似点,也有区分度,介于第一类和第五类之间。

这样的结果可以通过一语迁移和词汇习得模式做出解释。前人研究证实韩国学生在学习汉语词语时有一语迁移现象。在本文测试中,韩汉同形同义词语的均值超过其他四类词语,或许为一语迁移提供了新的证据,因为在这类词语中,目标语形式与一语形式在形和义两方面重合,即使学习者还未习得目标语形式,只要把一语形式直接用在二语中,也会产出正确形式。

在其他四类词语中,被试选择汉语词语选项的比例均超过了选择韩国语词语选项的比例(见图 1 和图 2)。考虑到本文中的被试已经在汉语强化班中接受了九个月的汉语学习,这样的结果或许说明,即使学习初期有一语迁移现象发生,但一语形式不会长久存在于学习者二语中。随着学习时间的延长,二语形式会逐渐得到强化,学习者能够对母语和目标语中的对应词语做出区分,识别二语词语的能力会随之增强(参见 Lindsay & Gaskell, 2010)。

第五类词语是学习者最难习得的词语,这与前人研究发现(如赵仙华, 2006)有所不同。这类词语的特点是,韩汉词语语义相同,使用的语素相同,只是语素顺序相反。如果用 A 和 B 代表这类词语中的两个语素的话,学习者首先要在韩国语词语 AB 和汉语词语 BA 之间划上等号,而且最终要用 BA 代替 AB。当然,能否做到这一点,负迁移效应能否消退(见 Oh, 2010),还需要通过纵向研究证实。表面看,习得这类词语只涉及将一语中的语素调换位置,学习者需要为此付出的努力不大,但实际上这类词语最难习得。Singleton(1999: 102)曾指出,一语和二语词语有可连接性(connectivity),虽然一语和二语词语分开存储,但是这两个系统处于相互交流的状态,通过词汇节点或概念相连,一语和二语始终处于激活状态,即使学习者到了高级水平也是如此(Marian & Spivey, 2003)。如果这些说法正确的话,可以推断这类词语由于在两种语言中形相近、义相同,连接强度很大;如果要分开的话,势必需要更大的努力。此外,这类词语由于具有形、义相似性,学习者感知更多的是相同的方面,由此具备了“可迁移性”(transferability, 见 Kellerman, 1978),一语形式更容易迁移到二语中。

蒋楠(Jiang, 2000)提出的词汇学习模式也可以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在这个模式中,词汇学习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语和二语词语的联想阶段,词汇表征只包含词语的形式(语音和拼写)以及一语中对应词语的所指,所有的加工过程都通过一语翻译来完成。第二阶段是调节阶段,语义和句法信息从一语迁移到二语词语中,词汇表征包含二语词语信息和从一语迁移而来的句法和语义信息。在第三阶段,一语信息被舍弃,词汇表征只包含二语信息。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模式,对于第五类词语来说,学习者在第二阶段要将韩国语词语 AB 的语法和语义信息迁移到汉语词语 BA 中。由于 AB 和 BA 语义相同,只是语素顺序相

反,学习者在第三阶段能够舍弃的一语信息似乎只有语素顺序一项。由于区分度不够,这种似是而非的词形可能加大了舍弃的难度。

本文的测试结果说明,尽管第五类词语最难习得,但并不是不能习得,学习者选择正确的汉语词语选项的比例超过 50% 似乎说明了这一点,学习者接触汉语的时间可能是促使被试习得这类词语的一个重要因素。除此之外,这类词语的出现频率可能是另一个因素(有关频率效应,参见 Wang & Koda, 2007; Tode, 2008)。比如,在“和平”(如“世界和平”)一词的选择上,汉字组 19 人中有 17 人选择了正确选项“和平”,占 89%;只有两名被试选择了“平和”(韩国语词语),只占 11%。在由 20 名被试组成的拼音组中,选择“和平”的也有 17 人,占 85%;选择“平和”的有三人,占 15%。而在“动机”(如“学习动机”)一词的选择上,拼音组中有 10 人选择了正确选项“动机”,占 53%;选择“机动”(韩国语词语)的有 7 人,占 37%;另有 2 人(11%)把干扰项选为正确选项。在拼音组中,选择“动机”的有 13 人,占 65%;选择“机动”的有 3 人,占 15%;另有 4 人(20%)选择了其他选项。“和平”与“平和”、“动机”与“机动”都是合法的汉语词,但在学习者接受本研究测试时,“和平”一词已经出现多次,且频繁被使用,而“平和”尚未在课文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目标语与本族语的冲突问题,但由于“和平”出现频率高,而“平和”尚未在目标语中出现,学习者会把“平和”看作是目标语中的非法词语而不去考虑它。与这组词语不同,“动机”和“机动”这组词语在课文中出现的频率低,“机动”在测试时尚未在课本中出现过,而“动机”无论出现还是使用都远没有“和平”频繁,尚未在学习者的心理词库中确立起来,因此他们在目标语词语“动机”和本族语词语“机动”上会表现出不确定性(参见 Sorace, 1993)。如果上述分析正确的话,我们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从另一个角度考察频率效应:如果韩国语词语和对应的汉语词语都是合法的汉语词,而且出现频率和使用频率相当,此时的频率效应对学习者区分汉语词语和韩国语词语会起到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

在其他类词语中也发现了频率效应。比如在第三类中,在汉语“比赛”和韩国语“试合”这组词语中,无论是汉字组还是拼音组,所有被试都选择了正确选项“比赛”,没有人选择韩国语选项“试合”。因为“比赛”这个词语早就学过,而且频繁使用。相反,在汉语“家庭成员”和韩国语“食口”这组词语中,选择“家庭成员”的,汉字组有 3 人(16%),拼音组有 4 人(20%);而选择错误的韩国语选项“食口”的,汉字组有 15 人(79%),拼音组有 14 人(70%),远超过选择正确选项的人数。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或许是因为“家庭成员”一词出现频率很低,用得少,得不到强化,被试由此选择他们更熟知的一语词语。

本文测试采用汉字和拼音两个版本,拼音版展示给被试的是汉语词语的读音,汉字版展示的是汉字字形,采用两个版本的目的是考察字形和读音对学习者的影响。测试结果显示,汉字和拼音这组变量只对学习者选择第二类词语有影响,但对其他类词语没有影响。汉字组在此类词语上的均值高于第五类词语,但低于其他三类词语,说明同形异义词语对汉字组来说也是一个习得难点,原因或许在于,这类词语在两种语言中词形相同,但词义不同,属于“旧瓶装新酒”。“瓶”是外在的,而“酒”是内在的,学习者只能看到词形这个“瓶”,看不到词义这个“酒”,容易以“瓶”论“酒”,因而出现习得障碍。但为什么拼音组在这类词语表现上胜过汉字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除第二类词语外,未发现拼音和汉字这组变量对被试造成影响,说明这组变量对学习者

的影响很有限。这样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当代韩国语已经不用汉字了;如果被试认识汉字,考察字形影响最终考察的是词语读音,看被试能否把汉语词语读音与韩国语词语剥离开。比如,不管是“爱人”还是 àirén,由于韩国语中这个词语不是汉字书写形式,与其对应的韩国语词语只有一种,那就是“爱人”的韩国语拼音形式,这个词只是在读音上与汉语词语相似。第三类和第四类词语不管在汉字组还是在拼音组,都未发现显著差异。第三类词语形异,第四类词语形近,韩汉这两类词语虽然同义,但在词形上都有一定的区分度,可能正是区分度帮助学习者觉察到了两者的不同。根据觉察假说(Schmidt, 1990),学习者只有留意二语形式,学习才能发生。由此可以推断,韩汉词语之间的词形差异对学习者分辨和习得这两类词语有帮助。

五 结语

本文考察了韩国学生习得五类汉语词语的情况,发现与韩国语词语语义相同、语素顺序相反的汉语词语最难习得,韩汉同形同义词语最容易习得,这些现象可以通过一语迁移和词汇习得模式得到解释。本文还发现,对学习者习得汉语词语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本族语和目标语词语的相似性与区分度。高度相似或区分度大,则容易习得。相似但区分度小,习得难度增加。本文的局限性在于,一是被试人数较少,二是只有相同水平被试的横向研究,缺少纵向研究,三是被试母语背景单一,这些因素都会削弱本文结论的有效性。未来研究可在这些方面做出努力。

参考文献

- 黄贞姬(2009) 韩国语汉字形容词与汉语同形词的语义对比,《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李慈然(2007) 韩国语中的汉字词汇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李得春(2005) 试析韩国语汉源汉字词和韩国独有汉字词,《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刘香兰(2009) 针对中国学生的韩汉同形汉字词教学研究——以母语迁移现象为中心,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马淑香(2009) 浅谈韩国语汉字词与汉语对等词的词义差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5期。
- 朴珉喜(1999) 韩语里汉语借词同汉语词语若干情况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
- 齐晓峰(2008) 韩国语汉字词的母语迁移与教学对策——以《韩国语》中的双音节汉字词为中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第2期。
- 全香兰(2004) 汉韩同形词偏误分析,《汉语学习》第3期。
- 全香兰(2006) 韩语汉字词对学生习得汉语词语的影响,《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施文志(2003) 日韩留学生汉语词语偏误浅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1期。
- 宋尚美(2001) 汉韩同义词对比研究——以名词为例,《汉语学习》第4期。
- 宋之贤(2003) 论汉、韩、日语言循环影响与规律——兼论东北亚语言扩散的理论思考,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张妍(2001) 韩国语双音节汉语词与汉语双音节词的比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6期。
- 赵仙华(2006) 韩国汉字词对韩国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的影响考察,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Jiang, N. (2000) Lexical development and representation in a second language. *Applied Linguistics* 21.1, 47 - 77.

- Kellerman, E. (1978) Giving learners a break: Native language intuitions about transferability. *Working Papers in Bilingualism* 15.1, 59 – 92.
- Lindsay, S. & M. G. Gaskell (2010) A complementary systems account of word learning in L1 and L2. *Language Learning* 60 (Supplement 2), 45 – 63.
- Marian, V. & M. Spivey (2003) Bilingual and monolingual processing of competing lexical items.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24.2, 173 – 193.
- Oh, E. (2010) Recovery from first-language transfer: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double objects by Korean speakers.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6.3, 407 – 439.
- Schmidt, R. (1990) The role of consciousnes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pplied Linguistics* 11.2, 129 – 158.
- Singleton, D. (1999) *Vocabulary Learning in Another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race, A. (1993) Incompleteness vs. divergent representations of unaccusativity in near-native grammars of Italia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9.1, 22 – 47.
- Tode, T. (2008) *Effects of Frequency in Classroom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Quasi-Experimental and Stimulated-Recall Analysis*. Bern: Peter Lang.
- Wang, M. & K. Koda (2007)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word identification skills among learners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Language Learning* 57 (Supplement 1), 201 – 222.

L2 Acquisition of Chinese Lexicon by Korean Speaking Learners

Zhao Yang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Korean words are loan words from Chinese. These loan words form various relations with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in pronunciation, form and meaning, which affect Korean learners in their acquisition of Chinese lexicon.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cquisi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Chinese words by Korean learners. The words in question, in terms of relations with their Korean counterparts, fall into the following types: equiforms, homographs, heterographs and synonyms. The result of a multiple-choice test indicates tha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a Korean word and its Chinese counterpart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2 Chinese lexicon acquisition, which can be accounted for in terms of L1 transfer, lexical acquisition model and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Key words Korean language, Chinese language, lexicon, acquisition

作者简介

赵杨,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 博士。研究兴趣为第二语言习得、生成语法、社会语言学等。

(通讯地址: 100871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